

<<人之初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人之初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133574

10位ISBN编号：7532133575

出版时间：2008-8

出版时间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默人

页数：366

字数：278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人之初>>

内容概要

这部长篇小说热情颂扬医护人员治病救人的奉献精神。

青年外科医生史仁达在骨科医学方面有所建树，脱颖而出；想方设法医治疑难杂症，受到病人的好评；即使受到病人的误解，仍毫无怨言，忠实履行医生的职责；心胸狭隘的同行嫉妒和排挤他，他泰然处之。

爱情描写细腻，着重凸现纯洁真诚的爱情。

即使史仁达已有家庭，仰慕他的靓女还是纷至沓来，不遗余力地追求他，他毫不含糊地坚守男人的底线。

以通俗的语言介绍骨科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常识，使读者在艺术享受的同时，获得相关的医学常识。语言流畅，可读性强。

<<人之初>>

作者简介

郝易白，笔名默人。

1982年毕业于医学院医疗系，做过十年矫形外科医生。

赴美后，以博士后和高级研究员身份从事医学基础研究十七年，现任职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中心。

已出版长篇纪实文学《生活在美国》、《走进美国名校》等。

著有《红冰雨》、《无果花》、《密城雪》、《人之初》及《探珠者》等五部长篇小说。

<<人之初>>

章节摘录

一 午夜时分，值班护士赶走最后一批探访者，关好大门，整个病区才渐渐安静下来。

高峰结束了大病历的最后几个字，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名字，猛地合上病历夹，扔给坐在对面的史仁达，伸着懒腰叫道：“妈的！

算我倒霉，又白白等了一夜。

” 史仁达正在读一本厚厚的生理学，听到高峰的抱怨，抬起头笑着对他说：“哎哎，怪不得我噢，这可是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的哟！

” 高峰反而不好意思起来，苦着脸分辩道：“哪里是怪你，我只是骂自己晦气。

瞧，多少人告诉我，说这几天普外科邪了门，天天急诊开刀。

这不，我一来，一个都没啦！

” 史仁达和高峰既是同学，又是好友，两人像一对纠缠的光电子，同班同组同宿舍不说，还同睡一张双人床。

高峰在上铺，史仁达在下铺，一住就是五年。

五年可不算短了。

睡着了打呼噜，睡醒了放响屁，他们相互间连对方有多少汗毛孔都数得出来。

一次午睡，高峰叽叽嘎嘎地说梦话，嘴角涎水直流，那副憨态可笑之极。

当时，好几个人围在旁边，想窥探一点他的隐秘，可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到底说了些什么。

有的说他一定梦见好吃的东西了，不然怎么会流口水？

有的说一定是做梦感冒了，正在卡它期。

只有史仁达知道他梦见了什么。

因为昨天晚饭后，高峰拉着他去逛街，告诉他学校旁边新开一个大商场，招聘的售货员全是年轻貌美的小姐。

史仁达被他拖着逛遍了商场里的所有柜台，听他品评着看中的小姐，从容貌姿色，到气质素养。

每到一处，他总是双肘支在柜台上，把胸前的校徽凸显出来，胡乱指着货架上的商品问这问那。

“文革”后第一届大学生，尤其是医科大学的大学生，真可谓天之骄子了，谁个不羡慕？

哪个不另眼瞧？

见他这副德性，史仁达心里忍不住想笑。

当时，他对几个室友说，他敢保证高峰一定梦见了商场里那位 身材高挑乌发大眼的售货员小姐了

。

大家听了，都笑说不信，推醒高峰证实。

高峰揉着惺忪睡眼，听了大家的问话，发了发怔，嘴里虽然矢口否认，可脸却腾地红了。

毕业实习，他们又被分配在同一家医院，同一个实习小组。

高峰的父亲是这个市卫生局的小领导，熟悉医务行业的门道，给高峰灌输过不少做医生的好处。

尤其是一个名医，个个有求，人人仰慕，八方结交，左右逢源。

况且，这个碗端的是业务饭，靠的是真本事，端得稳，吃得香，喝得辣。

不像搞政治，得意时飞黄腾达，失意时，一个跟头就从半天云中栽了下来。

因此，在高峰心里别无它想，只想一毕业就分配在这座全市最大的医院里，干上一名外科医生，吃香喝辣，八面威风！

实习时，高峰干得比谁都起劲。

尤其是外科，一听说开刀，保准就会像头扎进蜜蜂箱里的狗熊。

这不，今天应该就是他休息，史仁达值班。

可他听说近日外科手术多，心里发痒，便跑来陪史仁达值夜班了，条件是高峰为史仁达写份大病历，有急诊开刀，史仁达就得让他上手术台。

这个交换条件正中史仁达下怀。

虽然学医，可史仁达压根就不想当一名医生。

他从小喜爱运动，身体素质好，从来不和医院打交道。

<<人之初>>

有一次，陪弟弟去看病，出来后，他捏着鼻子逢人就说医院里的药水味真让人受不了，他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医院。

考大学填志愿时，父亲逼着他报考医科大学，用亲身经历告诉儿子：“学什么专业也不能去学文科，报考什么学校也不能报考师范院校。

”父亲说，当年调干上大学，要不是读了倒霉的师范大学，他也不会当一辈子穷教员，哪一场“运动”都得剥一层皮，臭得如同阴沟里的石头。

父亲后悔当年没去学医，他说，真要学了医，至少也能在县城里做个名医，一辈子也不至于看人家那么多白眼了。

史仁达当时虽然插队农村，却年轻气盛，跳着脚同父亲抗争：“报什么专业也不报医学专业！”

后来，还是母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导他，列举了那么多人梦想做医生而终究没有成功的例子，这些人中多数是他们的亲朋好友，他熟悉他们，了解他们。

事实胜于雄辩，面对母亲的劝导，他无以与对。

于是，他动摇了，犹豫不决中在志愿表上填了“医科大学”，没想到，这四个字便决定了他一生的职业。

但是，半年前，他又改变了主意。

这是受他女朋友白文暄的影响。

白文暄告诉他，希望他能报考研究生，进一步深造。

她用高屋建瓴的口气对他说，未来二十年高科技高技术领域内的竞争，仅仅一个本科学历肯定是远远不够的，要求他必须在学业上更上一层楼。

在他的心里，医生的位置本来就不牢靠，当科学家做研究才是他从小就立下的志愿。

于是，他毫不犹豫地听从了女友的劝告，一门心思准备功课，想报考一所名牌大学的生物化学研究所。

既然没有心思做医生，那他自然也就没有心思去做什么实习医生了。

在他看来，实习医生真是乏味。

虽说自己是响当当的名牌医科大学的学生，可在病人面前，他却什么都不会做。

打针、采血，不如护士，换药、手术，又不如一名进修医生。

进修医生算什么呀？

根本不入流，许多人连起码的学历都没有，可是现在他们依然能成为他的指导老师，这使他的自尊心很受伤害。

最让他讨厌的是对实习医生的所谓规范化训练，其中最恼人的就是写大病历。

医院规定，实习医生在任何一科实习，都必须写三份以上的大病历。

大病历哪！

全面系统检查，全面系统回顾，事无巨细，一项都不能漏，整整要写七页之多，写得人苦胆都要吐出来了。

有一名女生，大病历写得最工整。

老院长看了喜欢，逢人就竖大拇指：“×××，病例写得顶呱呱！”

史仁达他们听了，哭笑不得。

这算哪门子夸奖呀？

夸聪明、夸知识、夸能力？

夸什么不行，偏偏夸大病历写得好。

只怕这位女生确实没有更值得他夸奖的地方了。

他们背地里打趣说，了解了解，看老院长有没有儿子，是不是老院长看中了她，要招她做媳妇呢。

幸好，现在终于来了个替死鬼。

高峰竟自愿帮他写份大病历。

这可正中下怀，他终于能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看一晚上的书了。

在他的计划中，这本书月内一定要读完的，否则，他的时间就来不及了。

正在这时，徐医生端着托盘从隔壁护士值班室转了过来，笑眯眯地问道：“史医生，有空吗，帮

<<人之初>>

我一起打夜餐。

”本来，夜餐是各人自己料理的，想吃就自己去打。

今天晚上没手术，史仁达不饿，正在犹豫要不要吃。

不吃也好，省一张餐票，月底还可以退还八毛钱。

现在被徐医生这一问，便不好意思不吃了。

他推开书本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揉成一团的餐券，说：“好，打夜餐去。

”徐医生是进修医生，来自县城医院。

凡是进修医生，想学得一招二式，千万不能死眼珠，脑袋瓜要特别灵活。

别的不说，最起码要把自己的领班医生伺候好。

马屁要溜溜地拍，拍得主刀医生心里舒服服的，甜滋滋的，这才能在开刀的时候放他一马，给个第一助手当当。

拍得再好一点，主刀医生一高兴，便能在关键步骤时漏一点口风，传点真经。

只有这样，进修医生才能真正学到一招半式。

今天夜里领班的是杨医生，他是部队转业，虽然刀开得不怎么样，可资历够老，光主治军医就干了二十年。

转到地方后又没有赶上第一次进职的“大锅饭”，如今仍然待在主治的位置上。

听说以后再进职就不能光靠资历了，要凭业务，有论文。

为此，杨医生着实恼火过，总是发牢骚，说如今这世上，连阿猫阿狗都会走运，进职运、提薪运、桃花运，可他，偏偏走了狗屎运！

瞧，不是狗屎运又是什么呢？

连个末班车都赶不上。

与他同年毕业的老同学，早已经都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了，可他呢？

没准连下一次也捞不着，听说还要考什么英文。

他跳着脚骂道：“什么鹰文鸭文的，老子学的是鹅文，如今早已还·给勃列日涅夫了！”

”今夜一接班，老主治便躺在医生值班室的床上，听唱片，翻杂志，不时下着口谕，把个进修医生、住院医生使唤得团团转：换药、写病程记录、填写各种医疗文件、下第二天的医嘱。

今天晚上没有刀开，他要把床位上的事情处理干净，明天一早交完班就回家。

进修医生刚刚忙完这些琐事，又忙不迭地找托盘、洗碗筷、打夜餐。

他要把自己的老祖宗侍候得周周到到，无可挑剔。

“哇噻，怎么这么多，是四张卷的吗？”

”高峰见徐医生和史仁达端来热气腾腾的鸡蛋汤和肉包子，惊讶极了。

这时，杨主治也从值班室里踱了出来。

徐医生眯着狡黠的眼睛，笑着对杨主治说：“今天是魏师傅值班。

我告诉他这是杨医生的夜餐，他就给了这么多。

”杨医生笑了。

“八号床的病员是他介绍来的，是他的什么亲戚，他能不乖吗？”

人家有来，咱也要有往，有来无往非礼也。

小徐，你也多照顾人家一点，别的不需，只要话到就行。

”杨医生亲热地招呼大家，“快来，趁热吃吧。

”高峰不好意思，因为他没有出餐券，他是准备马上回去睡觉的。

“没有关系，这么多，剩了浪费。

小徐，过去，叫一下值班护士，如果忙完了，也过来一起吃点。

”既然如此，高峰也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了。

他们首先盛出一碗汤，恭恭敬敬地端给杨医生。

然后，各自找出自己的餐具，张罗一番，坐下消夜。

刚端起碗，大街上忽然传来刺耳的警笛声，接着，隐隐约约传来嘈杂的人声。

“出事了？”

<<人之初>>

”大家对望着互相探询。

“管它呢，吃我们的饭。

”杨主治继续招呼大家。

一个包子没吃完，护士值班室里的电话骤然响起，吵得人心惊肉跳。

“急诊！”

”杨主治的一口包子还在嘴里，僵直着朝大玻璃窗的护士值班室望去。

“有戏！”

”高峰把碗一丢，兴奋地跳了起来。

“杨医生，门诊有急诊，让你快去！”

”值班护士隔着玻璃向这边喊叫。

“唉，今晚又睡不成觉了。”

”杨医生咽下包子，赶紧喝了几口汤，不无沮丧地说。

然后招呼着一班人马，急忙向门诊大楼赶去。

门诊楼前，早已挤满了人。

霓虹灯下，晃动着来回穿梭着的人影，一辆急救车的灯急速闪烁，远远就能感觉到人们的混乱和恐慌。

此时，整个外科门诊的长廊上，已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伤员。

每个伤员跟前都围着一群人。

这队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医生们，一下子就被淹没在人群中。

“大夫，快救人哪！”

”史仁达一下被一个女青年拖住了，拉向墙角的一个伤员。

她奋力拨开围观的人群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，“快，让开！”

“请让开！”

大夫来了！”

”从闪开的人群中，史仁达看见一个男青年正仰卧在墙角大声呻吟着。

他浑身泥污，衣襟敞开，双手紧紧地抱着一条大腿，半边身子痛苦地扭曲着。

史仁达一下紧张起来，感到手足无措。

他茫然地走到伤员跟前，大脑刹那变得一片空白。

什么解剖病理生理，什么症状体征诊断治疗，在病人痛苦扭曲的面孔前，五年学习的知识一下子溜得无影无踪。

他呆呆地站在病人面前，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。

他下意识地去摸挂在胸前的听诊器，当手触到听诊器的时候，他想，我是不是该听听他的心脏。

他急忙蹲了下去，笨手笨脚地将听筒塞进他双臂紧紧护着的胸前。

听了半天，竟然什么也没有听到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这样下去，他们一定会看出我是一个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的医生。

”史仁达心里一阵难过。

慌乱之中，他取出听诊器探头，又忙去察看伤情。

他知道，这一定是骨折了。

这种判断也不是依据医学上的症状和推理，而是完全用一种老百姓的眼光。

因为这种情况下，谁都能看得出腿断了。

腿断了该怎么办？”

他想起了他的老师们。

他站了起来，四下张望，进修的徐医生哪里去了？”

带班的杨主治哪里去了？”

这时，他才感觉到自己的耳朵眼很疼，伸手一摸，听诊器还插在耳里。

他急忙把它取下，一看，原来听诊器戴反了，怪不得刚才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呢！”

<<人之初>>

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又一个人突然奔过来，拉住他喊：“医生，快，这边伤员还在出血呢！”

于是，他又不由自主地被揪到另一个病人面前。

这个病人不知道伤在什么地方，强烈的刺激已经使他神经错乱。

他抱着头，惊叫着，哀嚎着：“救命啊，我要死了……我要死了！”

史仁达到了病人面前，刚想给他检查，病员突然一把抱住了他。

“大夫，你要救我，你保证，一定要救我！”

被他这么一搅，史仁达主意全无了。

他不知道这究竟是受伤所致，还是过度刺激造成的。

他挣扎着想摆脱病人，可是病人抓得很紧，他感觉胳膊被抓得很疼很疼。

史仁达好不容易从病人和亲属的纠缠下挣脱出来。

他再也不敢向任何病人多看一眼，匆匆地挤出人群，向门诊室赶去，任谁拉他喊他，他都不回头。

他知道，此时需要他的人太多，而他则对他们一无所助。

他逃也似的钻进门诊室。

他要找到他的带班医生，希望在带班医生的指挥下，做出对病人有益的事情。

否则，他会像所有过路看热闹的人一样，空有一副同情心，尽管他也穿着一身庄严神圣的白色工作服。

杨医生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搅昏了头，因为他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。

和史仁达一样，折腾了半天，他也没有作出一件准确的判断和指示。

所不同的，是他不会被任何人拉来拉去，而是稳稳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听着一群人争先恐后地描述着他们亲友的不幸和危险。

“尽管表面上他也和我一样，没有帮助病人做任何事情，可也许他心里是清楚的。

他对病人的伤情肯定是心中有数，不会像我，表面上做不出事情，心里也是一团乱麻。

”史仁达这么想着。

杨医生不愧为带班医生。

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，他拿起电话，请医院行政总值班来指挥调度，接着打电话给病区大手术室，要求他们做好急诊手术的准备。

然后，他又分别给自己的科主任和大外科主任挂了电话。

史仁达一直站在他的身边。

其时门诊室里正躺着好几个病人，可他已经再也不敢靠近他们了。

他知道凭自己的这点本事根本无法作出正确诊断和处理的，靠近他们除了增添麻烦，别无它助，于其这样，不如远远避开。

医院行政总值班来了，也是一个部队转业干部，他并不懂业务，来了和没来也差不多。

他只是殷勤地向杨医生表示：“杨医生，我来当你的助手，打打杂。

你说怎么办吧，我听你的。

”瞅着这位行政值班的媚态，杨医生苦笑了一声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

史仁达在一旁看得清楚，他从杨医生鄙夷的眼神里，端详出了他没有出口的话：“你这个笨蛋！

我要知道怎么办还找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”大外科主任到了，他是一个声望很高的骨科医生。

观察了一番现场，他一边迅速向徐医生要过一只手电，一边向行政值班吩咐：“请你用行政值班的的名义通知所有有关科室，立即做好抢救病人的准备。

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向病员走去。

他老练沉着，没有丝毫惊慌，如同一名战场老兵，擦干净自己的武器，朝着枪声密集的地方冲去。

行政值班眨巴着眼睛，望着他的背影，咂了咂嘴巴，似乎才尝到了行政值班的滋味。

此时，忐忑不安的史仁达紧紧地跟在大外科主任的身后，他要亲眼看看这位赫赫有名的主任是如何处理眼前这些病人的。

主任并没有被吵吵嚷嚷的人们所左右。

他径直走向几个静静地躺在一边的伤员。

<<人之初>>

近至一位病员，他蹲下身去，拨开伤员的眼皮，用手电光从一旁照去，仔细看了看，然后，将灯光从病人眼前连续移了几次。

史仁达看着，不由恍然大悟：先查瞳孔，再观察对光反应。

哎呀！

在没有任何仪器的情况下，这是最直接而又有效的生命指征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

想起刚才自己倒挂着听诊器去听心音的狼狈相，史仁达心中感到十分惭愧。

主任连查了两个病人，站起身来说：“他们不行了。”

”他带着惋惜的心情对史仁达说，“记住，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，头脑里必须清楚：喊叫最厉害的病人，往往是受伤最轻的病人。”

史仁达心里豁然一亮。

是的，从他赶来的时候，这几个病人就这样静静地躺着，没有一个人来烦扰过他。

他低头看去，死去的伤员好像是一对母子。

从他们的装束来看，他们不像城里人，要么就是郊区人。

不知道他们为何在这半夜时分进城，赶上了车祸。

儿子只有十来岁，戴着一顶有檐的瓜皮帽。

他的死没有丝毫痛苦，看去像睡熟了一般。

可是，他确实是死了，当太阳再升起的时候，他再也不能醒来，不能像千千万万个孩子一样去上学，去玩耍。

他就这样悄悄地来到人世，又悄悄的离开这个世界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

所幸的是他妈妈跟着他一起走了，否则留下来的妈妈怎么活？

苦就苦坏了孩子的父亲，他同时失去了妻子和爱子，该怎样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？

已经站起来的主任又蹲了下去，用双手正了正小病员头上的帽子，转身对后面的人吩咐道：“送太平间。”

”正在这时，背后忽然传来“咕咚”一声响，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身看去，只见一个年轻病人正在地上翻滚。

他身边没有陪护，样子显得烦躁不安，痛苦之极。

他蜷曲着身子，不断地用头用身体撞击着墙壁。

主任急忙走了过去。

此时，病人已无法配合检查。

他面无血色，目光涣散，额角湿冷，胡言乱语。

主任抓起病员的一只手，把指尖搭在腕脉上，片刻，抬起头来对史仁达说：“此人有内出血，马上送普外病房！”

”普通外科病区正是史仁达实习的科室，这下他有事情做了。

他急忙找来一辆担架车，指挥两个工人一起把拼命挣扎着的伤员送进普外科病房。

主任经验丰富，指挥果断，门诊的病人迅速被分散转移。

门诊没有病人了，杨医生才领着住院医生回到病区。

高峰没有回来，从第一个伤员被送进手术室开始，他就一直待在那里，估计现在正在手术台上。

普外科病区同时收进好几个病人，刚接大夜班的护士忙得不可开交。

杨医生坐在桌前口述着医嘱，徐医生忙不迭地记录，完毕，让他过目签字，交给护士执行。

下好医嘱，徐医生又忙着写病人的急诊入院录了。

按照惯例，凡急诊入院病人首先要输液。

那个被大外科主任诊断有内出血的年轻病人，因为躁动不安和没人陪护，输液的针头几次被他挣脱，气得值班护士哇哇大叫：“杨医生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我已经给他打过五次了，你不管管，我不打了！”

”“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病人意识不清，不合作，又没有陪护的人。

”杨医生慢慢地抬起头来，看看史仁达，“要不，请史医生帮帮忙，行不行？”

<<人之初>>

” 史仁达知道是让他当陪护用，照顾病人的输液针头。

哼，实习医生不算人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！

这不是商量，而是命令。

医院里向来的规矩，上级医生的吩咐就是命令，还有什么行不行的呢？

尽管史仁达一肚子不乐意，可还是必须去做。

史仁达慢慢地站起来，无可奈何地走向安置在走廊里的病床。

他找来一把椅子，一屁股坐在病人的床头，把病人的胳膊拉过来，牢牢地按在床沿，没好气地对值班护士说：“来，打吧！”

”

<<人之初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